



● 行医随感

医院评审记

▲ 重庆 王东梅

近年来，临床工作越来越讲究“实证医学”，强调将医学文献与统计数据分级，并视这些资讯做为临床诊疗的主臬。以往老教授们透过自身经验归纳出的结论若无证据佐证，纷纷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色彩，成为分级程度最低的“专家意见”。然而，有时科学性的分类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得完全失用。比如，医院评审。

每次评审的日子将近，院方总是如临大敌。原本学术性的晨会总要腾出一些时间教授医护人员评审应对之道；病房区开始像施工般围起黄线，打蜡工人推着机器游走，发出巨大的噪音。总医师学

长每日焦头烂额，一方面要兼顾科内交付的新任务，一方面还得担心菜鸟学弟妹们会不会忽然突然掉链子，让评审委员逮个正着。

虽然见习生小 A 仅是医院里最小的一颗螺丝钉，但随

着评审日期的逼近，也不得不对于整座医院散发出的肃杀之气而紧张起来。

病房的见习告一段落，小 A 与 J 脱下白袍塞入书包，准备提早溜回图书馆准备接下来的考试。他们蹑手蹑脚地从病房后方的安全门走下楼梯，伪装成一般路人走入医院大厅，就怕在病房里遇到即将来访的评审委员们。忽然间，J 停下了脚步，拉了拉小 A 的肩头。

“咦，你快看，那不是副院长吗？”

两位平时在医院呼风唤雨的教授级医师，此刻正低着头，跟在评委身后一语不发；他们像是初到医院的见习生般，一脸害怕说错话的样子，完全无法想像几天前的早

总医师虽然自己早已忙得喘不过气来，仍然不忘跑来温馨地耳提面命一番：“医院的宗旨、目标要背熟，其他平常心就好，如果有什么不满的，我们之后可以慢慢讨论，今天千万不要乱放话啊。”

“南瓜马车”

上，他们还在晨会中拍桌怒骂，让台上报告的年轻医师下不了台。穿过人来人往的大厅，他们的皮鞋在刚打过蜡的地板不断发出摩擦声。前边打着红色条纹领带的老先生在经过海报墙时特别放慢了脚步，推了推眼镜，将医院发展的精彩历史仔细地阅读一番，随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他大概没有闻到这新装上的塑料厚板上淡淡的塑胶气息。

混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小 A 与同学尽可能地忍住不笑。两天前，这个大厅还是野战医院般的情形：急诊满出的病床像贪食蛇般沿着墙边绵延不绝；累坏的家属或卧或躺地占据每座沙发。然后，巨大的魔术来了：两日之内，数以百计的患者被神秘地收纳起来，大厅地板闪耀着新蜡的微光，沙发座位重新排列，一切清亮整齐，像是走入某间优雅的酒店。但除了评审委员以外的人都知道，这些南瓜马车般的景象，在某个时间结束之后，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模样。

皮鞋们又迈开了他们的步伐，朝着门诊区的方向移动。小 A 小 J 俩人默默地与它们擦身而过。走出医院侧门，大湖与林荫在眼前展开，阳光洒落湖边。此时此刻，没有评审的肩头，终于开始变得轻盈起来。

“创作”

评审委员大多由外院极为资深的医师或医管人员组成，也就是医界俗称的“大佬”们。他们时常在医疗纠纷的新闻后活跃于报纸的社论版，强调现代医学生应加强医德与同理心教育，指点抱怨工时太长的年轻医师们多看看他们当年走过的路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评审委员们特别重视病例与学习记录的纸本作业。举凡晨会的讨论、跟诊的教学到主治医师查房时的病例讨论，各科之间像是军备竞赛般制作出如山的文书报告。而身为医院里资历最浅的一员，这些工作往往会落到小 A 这帮见习医师手上。

“评审委员说了算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”学长把记录单交给小 A 们。

小 A 与其他见习医师聚集在讨论室里，捧着成堆的教学记录单与空白的学习护照，打开电子病历和教科书奋力抄写起来。他们边写边小声抱怨，像是一群因吵闹而被老师罚写的小学生；他们交换签名与戳

章，每个记录纸上签到处瞬间壮大起来。不会有谁知道，这场虚构的会议其实根本不曾存在。正当众人沉醉在彼此的创作之中，J 忽然抬起头来问话：

“真不知道，如果评审委员看到我们现在这幕会怎样？”

“很没医德呀你，以后学习护照要变厚两倍！教学记录要影音录制，还要配字幕！”有人模仿大佬们口气。

他们放下纸笔哄堂大笑，暂时忘却了因为握笔太久而酸麻的手腕。小 A 抬头看了看时间，果不其然，今天又有近两个小时在这些文书中度过。交班的护理师学姐们忽然推门进来，瞪了他们一眼，刚刚嘈杂的笑声瞬间被吸收到墙里，他们拿起纸笔与印章，继续奋战了下去。

评审当天，院方抽中几位同学要与评委们面谈。接到通知者哀嚎四起，仿佛即将远赴沙场，四处找人诉苦；当科的

● 医考之路

在中西医结合中寻得“横术”

▲ 新疆 金杰

备研期间，我报考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。那一段时间，是我对职业发展比较迷茫困惑的时期。

我本科读的专业是中医。刚进大学校门时，中医对我而言是一门充满神秘色彩的学科。从成功预言皇帝疾病走势的《扁鹊见蔡桓公》，到发明麻沸散，被称为外科鼻祖的《神医华佗》。

中学语文的课本里，留下了我中医梦的种子。

然而，在大学课堂上，颇具文化的中医仿佛慢慢变味。回答学生从《黄帝内经》中发现的问题，年轻的老师显得难以驾驭；不少老师本身中医经验浅薄，很难将抽象的知识化繁为简，医书显得越发高冷不堪，同学们也不求甚解，死记硬背通过考

试，拿到毕业证认为万事大吉。临床实践显得力不从心。

如何能体会到先贤的境界，又该如何从现实的藩篱中找到中医的魅力？拷问伤及着年轻的心灵。当一次的发问被无边的沉默吞噬时，读研时我决定换专业——中西医结合。

如今，我已成为一名中西医结合医师，努力在两大

医学范畴中寻得横术惠及患者。直到如今，回望那段迷茫失望的年轻时光，成熟的我也忍不住对自己当年青春的幻想与杞人忧天呵呵发笑。不过，仔细想想，不得不承认，年轻人的心是敏感的，这种敏感恰巧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本领——捕捉到事物发展中的局限。（本栏目投稿邮箱：songpanzheng@163.com）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
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一等奖：3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二等奖：5 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三等奖：10 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纪念奖：10 名，2015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5 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